

交朋友的道理

謝覺哉等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0474



交朋友的道理

謝覺哉等著

*

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出版

(北京東四12條龍潭11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6號

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787×1092 1/32 2 1/8印張 36,000字

1956年8月北京第1版 1956年8月北京第1次印

印數1—100,000

統一書號：7400-9

定價(5)一角六分

交朋友的道理

謝覺哉等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06130

(AG26/03

前 言

每一个人都 有朋友。因此，怎样交朋友，怎样的友誼才是正確的，友誼是怎样產生的等等問題，是每一个人所關心的問題。“新观察”雜誌上展開的“關於友誼問題的討論”，回答了这些問題。本書是由“新观察”上發表的關於这些問題的討論文章編輯成的。

編 者

目 次

“政治上的友誼与生活上的友誼”……………	秦 草 清 竹 (5)
駁斥所謂“生活上的友誼”……………	陈 軍 張 真等 (8)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友誼……………	丘寿康等 (14)
友誼的基礎? (漫画)……………	華君武 (20)

反对不正確的友誼

庸俗的友情……………	汝 梅 (22)
我險些被反革命分子拉下水……………	葛崇文 (24)
先用鼻子嗅一嗅……………	于梵經 (26)
應該隨時隨地堅持原則……………	澤 萍 (28)
交“友”記 (漫画)……………	吳 耘 (31)

真正的友誼

正確的友誼……………	謝文俊 (33)
集体的關懷,真摯的友誼……………	張澤民 (35)
兩種友誼……………	蜀 筑 (37)
戰鬥的友誼……………	建 政 (39)

交朋友的道理……………	謝覺哉 (42)
論朋友……………	馬鉄丁 (47)
友誼是怎樣產生的……………	如 潛 (61)

“政治上的友誼与生活上的友誼”

——關於友誼問題的討論

有的人說：友誼是多种多样的，有政治上的友誼，也有生活上的友誼。在工作上、學習上、社会活動上、党团活動上以及一切其他政治活動上，都必須坚持政治原則，这完全是对的。在跟同志們搞这些工作和活動的時候，自然会產生一种友誼，这是政治上的友誼。但是生活上的友誼，就應該和政治上的友誼有所不同，因为既然是生活，幾個朋友閑了的時候一塊聊聊、玩玩，目的無非是使生活过得更有趣味，更愉快；生活有趣味、愉快，工作起來才有勁。如果在日常生活中，也要講政治原則，那就会把丰富多采的生活，搞得硬梆梆冷冰冰的。政治空气过濃，缺乏生活意味，毫無樂趣。講政治原則是必要的，但应看什麼場合，在八小時以外的生活中，应多談些生活上的事情，应有一些情投意合的朋友。我們机關裏有三四个同志，一下班後，就在宿舍裏泡上一壺濃茶，跳起腿从天南聊到地北，無所不談。他們說这是“精神会餐”，說这就是生活，就是幸福。

也有人說：友誼是神聖的，友誼高於一切，一个人一生如果没有幾個朋友，生活就沒有意义。最崇高的友誼，應該是对

朋友無条件的信任，互相体贴，互相安慰，当朋友有困难的时候，要不顧一切地为他赴湯蹈火，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要達到像古人所說的“士为知己者死”的境地。要不，看見朋友有困难不帮助或者中途变節、出賣朋友，就不够朋友，就不是真正的友誼。

以上兩種論調，我覺得有提出討論的必要。

北京 秦 草

二

我和我的朋友，已有兩年多的交情了，我們从沒紅过臉，也沒粗声講过話，在性格上又很投合。有時他鬧情緒看不進書，我就在寢室裏陪着他，或一同去校園散散步，我一面为他那顆难过的心焦急，一面找些話來安慰他，犧牲自習時間也在所不惜。他对我呢，也体贴入微，記得有一次大家給我提了很多意見，我一時鬧不通，难过得飯都沒去吃，結果他也沒去食堂，而去合作社買了些餅乾回來，輕輕在我身旁坐下，一边劝我吃东西，一边劝我对什麼事情都不必那麼認真，別人爱批評，讓他去。他的話像蜜，又像电熨斗，使我心裏感到很甜，很服貼。我想，要是沒有我朋友的劝慰，不曉得气到哪天才消。我在廣播室工作，有幾次搞錄音搞得很晚，众人都睡熟了，只有他还睜着眼在等我。我們平時吃东西，都要互相留着，那怕是一隻橘子，誰也沒單獨享受过。我想，一个人在工作學習之餘，有这样个朋友，真是够幸福的，要是有一天離開了他，我生活中一定会感到很空虛。实在說，在工作上合得來的同志，不

一定生活上就是很好的朋友，比如我們的支委同志吧，做啥事我都很佩服他，領導能力也強，他是一個值得尊敬的人，可惜就是不夠人情味，不懂得感情，使人親近不起來。可是我跟那位朋友一見面就談個沒完，我們越想越滿意我們的友誼。他也常說，我們今天的生活是很美滿的，畢業後的工作也不用發愁，祖國早為我們安排好了，再加上個知心朋友給你帶來生活上的溫暖、安慰，那真是錦上添花，美極了！

忠貞、純潔的感情是崇高的，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跟它相比，即使到了白髮蒼蒼的老年，即使有一個已經進了墳墓，但它——從沒紅過臉的純潔的友情，也能帶給你一絲甜蜜的回憶。事實上，我和我朋友之間從沒有過欺騙、虛偽和骯髒的東西，我就想不通：我們之間的感情有啥不好呢？可是有些同志偏偏要與人為難，提出一大堆意見，影響我們感情的發展。

我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我們黨的指導思想，黨堅持共產主義政治方向，農業合作化高潮到來，農村天天在變樣，我也為這些感到興奮，但一個人除了搞熱火朝天的政治活動外，生活上的友誼就不重要嗎？在交朋友這問題上，有啥必要處處硬搬馬克思列寧主義呢？為什麼一定要把純真的友情跟政治思想攪在一起呢？這未免太機械了，太乏味了！當然，交朋友要建築在一致的政治基礎上，這是對的，要是我朋友是個敵人，我一定會毫無顧慮的檢舉他，但現在我這個朋友並沒有政治問題呀，我們之間的感情有啥可指摘的？

編輯同志！我坦率而又不安地寫出了上面這些，希望得到你們的幫助！

四川 清 竹

駁斥所謂「生活上的友誼」

(一)

秦草同志反映有些人把友誼分为“政治上的友誼”与“生活上的友誼”，同時主張講政治原則應有一定的場合，如果在“日常生活中也講政治原則，那就会把丰富多采的生活搞得硬梆梆、冷冰冰的”。清竹同志也認為：“在交朋友問題上有啥必要处处硬搬馬克思列寧主义？”“為什麼一定要把純真的友誼和政治攪在一起呢？”……

我們覺得有这样想法的人，他們既曲解了政治原則，同時又錯誤地反对以政治原則來指導日常生活。

什麼是政治原則？怎样才算是符合政治原則呢？我們認為政治原則的一條最基本的標準就是：符合無產階級鬥爭的利益，符合人民羣眾的利益，在目前，集中表現在建設社会主义的利益上。對於这样的政治原則，难道我們能說只应在工作、學習、参加社会活動、党团活動等一定場合坚持，在日常生活中就不適用嗎？我們認為對於一个革命者來說，既是政治原則，就應該無条件的坚持。那种主張有条件的講政治原則，實質上是一种放棄政治原則的錯誤思想。

在日常生活中坚持政治原則，我們認為这主要是指健康

的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這與某些人僅根據自己主觀的看法和愛憎，不必要的干涉別人日常生活中與政治並不相干的一些問題完全是兩回事。更不是亂給別人扣帽子。譬如說：看見女同志穿了一件花衣服，就說有資產階級思想；看見兩、三人感情比較好，就說鬧小圈子等等。這和我們所認為在日常生活中堅持政治原則是毫不相干的。同時講政治原則，也不意味着我們反對同志間建立“生活上的友誼”，相反的，我們認為同志間（朋友間）在生活上應該互相關懷、體貼以至安慰，這正是我們崇高的同志愛（階級友愛）的一個方面，它能鼓舞我們更好地工作和鬥爭。但我們的看法和清竹等同志不同的是：我們認為在日常生活中堅持政治原則，不但和增進“生活上的友誼”不相衝突，相反地從互相批評互相幫助中建立起來的友誼，才是更健壯、更美好的。從我們部隊班排同志的生活中可以找到不少實例。譬如有的同志有了缺點或錯誤，大家就嚴格地提出批評，幫助他認識、改正自己的錯誤，但在生活上同志們對他仍一樣的關懷，他有了病，同志們自動代他站哨，給他補課等等，彼此依舊是很親密的朋友。

這說明朋友間在日常生活中堅持政治原則的同時，是可以也應該互相關懷體貼，以至鼓勵、安慰的。問題是這種關懷，是什麼樣的關懷？關懷的目的是什麼？後果又將怎樣？一句話，是自已和朋友同流合污呢？還是共同進步？是為了個人呢？還是為了革命事業？是“生活上的友誼”服從“政治上的友誼”呢？還是恰恰相反？像秦草同志所反映的一些情況，我們覺得是缺乏政治原則的。是非常庸俗的、包含着嚴重的

政治上的危險的友誼，尽管目前兩人很合得來，朋友在政治上也沒有問題，但這種“友誼”如果毫不改變的發展下去，不但不能引導人前進，而且有什麼根據說一定不會同流合污和不被敵人利用呢？清竹同志說：“我的朋友如果是個敵人，我一定毫無顧慮地檢舉他”，試問一個在生活中解除了思想武裝——沒有政治原則的人，又怎能分辨你的朋友是不是敵人呢？

另外，秦草同志的信上還提到有人有“友誼高於一切”和“對朋友要無條件的信任”的論調。這也是錯誤的。無產階級最高的利益是階級的利益，是“階級利益高於一切”。今天階級鬥爭越來越尖銳、複雜，革命事業要求我們每個人把警惕性提高，再提高，決不能“無條件的”信任別人——朋友。

解放軍某部 陳 軍 張 真

(二)

秦草反映說：“友誼是多種多樣的，有政治上的友誼，也有生活上的友誼”，清竹說：“為什麼一定要把純真的友情跟政治思想攪在一起？”我認為這些論調是站不住腳的。

機械地把友誼分為“政治上的”與“生活上的”這種觀點是錯誤的。我們生活中的一切活動，都跟人們的思想意識密切關聯着，友誼也是如此。要是沒有共同的政治目標和思想基礎，根本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友誼。

我們知道：全世界無產者的革命導師馬克思與恩格斯之間，是有着極其深厚的友誼的。恩格斯曾經在經濟上幫助過

馬克思，讓他能很好地從事革命活動；偉大的列寧和斯大林之間，也有很好的革命友誼，有一次，列寧派人送信給斯大林時，還在信封上特別註明：“只許在斯大林起身以後（不要叫醒他）交給他”。恩格斯幫助馬克思解決生活上的困難，列寧照顧斯大林的睡眠，你說這究竟是“生活上的友誼”還是“政治上的友誼”呢？我想，這既是对朋友身體健康的愛護，也是对朋友從事的工作——共同的政治理想的深切關懷與支持。他們生活上無微不至的關懷、體貼，並不是單純的感情，而是有着濃厚的政治氣氛的。

政治是指導人們思想行動的，它是活潑、生動的，說它把生活搞得“硬梆梆、冷冰冰”是不妥當的，只有那種老把自己關在個人小天地中的人才會有這種感覺，才會認為“友誼跟政治思想攪在一起”很“枯燥”、“無味”。因而也就只有“下班後泡上一壺茶——從天南聊到地北，無所不談”地製造所謂生活的“樂趣”。我認為這是根本不理解生活，不懂得政治，抱這種觀點的同志對政治的認識是有問題的。

北京 葆 真

（三）

為了證明把友誼分為“政治上的”和“生活上的”的害處，我想說說我同一個姓吳的朋友的友誼關係。還是在高中的時候，我同他非常要好。不管是學習、工作，或者去玩，都是形影不離的。誰要是對我們中的一個不好，我們不管人家對不對，

就会羣起反对这个人。由於我們錯誤的把我們的友誼分为政治上的和生活上的，因此，在學習、工作的時候，我們還記得政治原則，在小組會上大家還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可是每天一到學習完了之後，出了校門，回到家裏，我們就不講什麼有思想性的正經事了。我們在家庭裏發生了錯誤，比如說我愛打弟妹，他不愛勞動，我們都認為這是生活上的小事，沒有什麼了不起。他與他家附近的一個女孩子發生了不正當的男女關係，並告訴了我，我也認為這只是八小時以外的私人生活問題，可以不必牽涉到政治原則上去。因此，我既沒有和他這種腐化墮落的行为展開鬥爭，也沒有把這事反映給組織。這女孩子後來懷了孕，事情傳到學校，學校領導上對他作了嚴重的處分，對我也提出了嚴厲的批評。這就是把朋友間的友誼分为政治上的和生活上的後果。直到現在，我還深深的痛恨這個錯誤。

邢台 茅 舍

(四)

看了新觀察上朋友問題的討論，使我回想起一年前我受處分的事來。當時我在永年糧庫作主任，儲運員小何和我是一對挺要好的朋友。我們兩人在生活上非常親密，在空閒時間只要有我在的地方就看得見小何，有小何在的場所同樣找得到我，真是“形影不離”。可是我們之間沒有批評自我批評，相反，對於彼此的缺點採取了互相縱容、互相包庇的態度，當我發現小何有什麼錯誤和缺點時，我總這樣想：他年紀還小，

犯點錯誤在所難免，讓他去吧，別太計較了。有時別人向我反映小何的缺點，我還認為他們是有意識的破壞我們的友誼。小何呢，對我則是百依百順，只要我說的話、交給他辦的事，不管對不對，他都唯命是從。有一回我感到辦公室不大像樣，跟小何一商量，就決定把上級規定修圍牆用的錢用來大修其辦公室。修圍牆的錢，當然是不會夠修一個像樣的辦公室的，辦公室修了一半，錢就用光了。怎麼辦呢，我們兩人又打起主意來，把建倉款挪來修辦公室。事後又把修辦公室費用的單據混在建倉費內報銷。事情被組織上發覺了，要追查責任，小何就一口承擔是他一人幹的，要處分就處分他一人。當時我被他這種所謂朋友的義氣感動了，心想小何能這樣，為何我不能，於是我便向組織交代說是我一個人的責任，不應該處分小何。當只有我們兩人在一起的時候，我們不但不檢查批評各自的錯誤，反自得其樂地認為彼此真够朋友。後來組織上知道了，嚴肅地批評了我們這種沒有政治原則的友誼，並給我撤職處分，給小何記過一次的處分。

現在我非常為清竹兩人的友誼擔心。清竹的朋友對別人提的意見不是採取積極幫助朋友改正錯誤的態度，而是用一種甜言蜜語說：“對什麼事情都不必那麼認真，別人愛批評讓他去，”這不是明明會助長朋友的缺點嗎？清竹又說：“要是我朋友是個敵人，我一定會毫無顧慮檢舉他”，實際這是一種欺人之談。要是他真是一個敵人，你不但不會檢舉他，甚至會被拖下水，這種例子很多，道理也很簡單，一種無原則的友誼，是會使你失去應有的警惕性的。

時 針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友誼

——北京大學幾個同學座談“友誼問題”記錄

主席（“新觀察”代表）：本刊自從展開“關於友誼問題的討論”後，各地讀者對這個問題發表了不少意見。本刊一九五六年第一期上，讀者又提出了“政治上的友誼與生活上的友誼”這個問題，想大家已經看到，現在特地請同志們根據具体的事例，對這個問題發表些意見。

丘壽康：首先，我覺得“新觀察”的讀者秦草所反映的有些人把友誼分為“政治上的友誼”與“生活上的友誼”是不恰當的。認為“生活上的友誼”可以不講政治原則這樣的觀點更是不對的。如果強調所謂“生活上的友誼”可以不講政治原則，那就很容易栽跟斗。我自己在友誼問題上就曾經走過一段彎路。

我在高中讀書的時候，跟幾個同學很要好。時常在一塊玩，或者在一起談談“私房話”——無原則的亂扯彈，隨便批評批評班幹部，評論女同學的長相，吃呀玩呀的聊個沒邊沒際，對這樣的“生活上的友誼”，當時感到非常滿足，真像“精神會餐”似的。可是日子久了，跟班幹部、同學間的距離就越來越遠，後來很多同學進步了，都入了團，我們幾個却越來越落後。進了北大以後，我結識了我們班的團支部書記，他對友誼的看

法就很正確，他常常說：“同學、朋友之間，應該互相展開批評，幫助進步。”平常跟他在一起玩的時候，他非常玩得來；可在正經問題上，他又非常嚴肅，譬如前些天接受我入團的時候，他找我去談話，就不是平常那樣嘻嘻哈哈的，而是很嚴肅的把團章從頭到尾給我解釋了一遍，對我提出了批評和希望。在跟他接近的當中，我學習到不少好的東西。我有些缺點，他也隨時給我指出來。我覺得他在學習上、工作上固然是好同志，在生活上也是好朋友。

吳友文：的確，朋友之間，如果是“羣居終日，言不及義”，這樣的友誼，很影響人的進步。以前，我也有一個朋友，我們倆的性格都比較爽直，很合得來，就是有一點，我們之間從來沒有批評和自我批評，正像“新觀察”的讀者清竹所說的“我們從沒紅過臉”。當我們受到組織上或同學批評、情緒不好的時候，我們不是展開思想鬥爭，或互相批評來解決思想問題，而是大家在一塊玩一玩、吃一頓，回憶回憶往日的的生活，這樣，便頓時感到很溫暖、很舒服，挨批評的事，一下丟到九霄雲外去了。像這樣的友誼，那時候我認為是很可貴的，因為它在我苦惱的時候給我安慰、溫暖，並且認為給我“解決”了思想問題，今天認識到這樣的看法不對，這是躲避思想鬥爭，這樣的友誼，不但不能幫助朋友進步，反而會助長朋友的缺點。

李薇錦：像這種脫離政治原則的友誼，是不能鞏固的。

陳寶理：是的，只有有政治內容的友誼，才牢靠。我在中學時候有很多朋友，但進了大學以後，繼續保持通信關係的，是那些過去經常在一塊研究學習上的問題和常在一起談談思